**圆桌派第四季第14集 乐迷：听音乐有鄙视链吗？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周轶君、张亚东、梁龙**

窦文涛：今天在这个亚东老师的建议下，我们有幸请来了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老师。

梁龙：感谢亚东，感谢主持人。

窦文涛：不过你这个摇滚乐队的主唱，看见我们这儿喝茶烧香这一套，是不是觉得有点装？

梁龙：没有没有，从我的年龄段看起来已经不装了，对。

窦文涛：得问候一下亚东老师，这个《乐队的夏天》泪洒当场，你知道我当时看到的时候，我也唏嘘，我这当时耳边都出现这个朴树的那个他们都老了吗？他们在哪里，那些花儿。

周轶君：我当时看着就觉得说，怎么说呢？你说那话特别感人，就是有的人已经老去，但总有人在年轻，对。

张亚东：刺猬（乐队）的一个歌词也是这么说。

窦文涛：你对他们当时的这种怀旧情绪，你们看了是什么感觉？

梁龙：其实我没看其实。

窦文涛：这就是真实的反应。

梁龙：对，我没看，因为这个之前节目组也联系过我们，包括是第一次其实我们就直接拒绝了嘛，因为就以为是一个正常的那种秀，其实觉得特别不合适，之前也有好多邀请过，第二次是马东老师亲自出马，说让梁龙来一趟，说我们再聊一下。

我觉得从他们之前那个导演的聊的缜密程度，包括那种诚恳和态度，真让我吓了一跳，因为他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几十人在对一个行业的习性做调查，让我很震撼。完了马东老师起码他也，人家对吧？也出面说，这他的概念就是说从后工业时代就轮也应该轮到摇滚乐了，就是这种文化的兴起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周轶君：轮也轮到。

梁龙：他聊的也挺实在的，他说就这几个坑就剩你们在坑底了，他原话就这么说，他说我不干这事，别人也一样会干。

窦文涛：马东老师挺厉害，这是我觉得是个干事业的人，他做什么节目，他那个微信头像就换什么节目。

梁龙：是吗？

窦文涛：做《奇葩说》，我看他微信就是《奇葩说》，然后做《乐队的夏天》，微信头像就变《乐队的夏天》了。

梁龙：很敬业的，对。

窦文涛：亚东，你这个谈谈感触。

张亚东：也是挺艰难的，对我来说，我其实离开乐队制作这个已经好久，节目到最后就变年轻了，自己突然回到过去那种状态了，好多话没法说，因为他们是很多年轻人，就是我没办法按照一个老的标准要求他，就是有点早，所以他们但是他们的表现又不是我会觉得，可能我觉得太幼稚了吧，但是就是他们应该表现的东西。

梁龙：把您不好说的话让我说，没事，开玩笑。

窦文涛：轶君呢？

周轶君：我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太看的原因，是因为坦白说吧，我其实是成长于中国摇滚乐最黄金的时候，就我那一辈是黑豹，是唐朝，当然有崔健，对吧，是那一辈的，是魔岩三杰之后我们，其实我的同龄人有的人就很激进，他们就不再听中国的摇滚了，不好意思我还是听你的。

梁龙：谢谢，谢谢。

周轶君：真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，都是拿着保温杯泡普洱茶，然后聊那个瓦格纳的年龄。

窦文涛：说我呢吗，说我呢。

周轶君：就是到某一个年龄，你可能就会换一个东西听，但是我还是就是说我觉得摇滚乐，还是一个我年轻的时候经历的那个东西，就是心底里面还是有那个东西在的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就是我说实话，就是我看了一些我的感觉是什么，我理解亚东原来跟我们讲的一个，就是说没钱是个很大的问题，按说搞音乐不就是热爱嘛，对吗？可是为什么你还是会感觉，比如说我们平常看的多的是外国那些MTV，什么music video那些东西，相比之下你就觉得我们这种民间乐队，你看很多好像说他们包括一百多个职业，这都是白天当程序员，周末去演出，演出挣的那个钱，连来回交通费都不够，他是那么一个状况，你们当年发迹的时候是不是也挺多这事的。

梁龙：我们是这样，就是直到我印象里从2008年之后，这个圈才可能有点就是从经济收入上才能见到点张儿，就是他们叫见张儿，就是见着点钱，之前基本上就黑着巡演，这种巡演就是没有什么收入，确实是的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。

那么2008年奥运会的春风之后，这个音乐节的叫井喷他们叫，这确实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命运，就是音乐节从一年一个到两个，到现在一年有上百个音乐节，那这乐队能在一些音乐节的更大的舞台上出现，是改变了这帮人的命运。我们那会儿从两万涨到四万，八万，十万，然后二十五，成倍就涨，就在2008年到一几年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大变化。

窦文涛：那怎么现在你都当美妆博主了呢？卖起化妆品来了。

梁龙：因为就这么变化，感觉路线还是很窄，因为摇滚乐它目前来讲它不是一个主流文化，还有刚才就我们聊天之前，我们也说到一个问题，那这些不做摇滚乐就会变得富有吗？我认为这个是没有一概而论的。

窦文涛：你刚才讲这个音乐节，我就听说过很多八卦，这个音乐节净发生事，这个事很反映中国音乐生活的现状，就是你比如说一个音乐节，好比有个轶君，她是这个流行歌星，那她那帮粉丝呢，提前都把前排都挤占了，然后比如说你们这摇滚乐队，你们的粉丝在后边呢，你们先上场，唱了半天呢底下没反应，底下没反应，可能就因为某个乐手开句玩笑，说你们都是来看轶君的吧，哇家伙就炸了，然后两帮粉丝在这个，经常有这样的事，你听说过吗？

梁龙：之前是，对，这两年也在出现。

窦文涛：在网上互骂，互相瞧不上。

梁龙：对对对，什么让你滚出娱乐圈啥的，两个群体的不同，两个群体的不同，他们会把这种文化现象就升级了，我觉得这事就其实有点太紧张了，我之前评价过最早中国的就是音乐节现场，或音乐现场过于紧张，为什么大家感觉是在发泄，我看一场演出，我感觉我就爽了，我这身汗出去了。

那个时候其实国外已经变成一个休闲式的了，就是我的假期我要选择我要去的地方，我要去哪玩，对，当这两年中国才开始出现这种放松的状态。

但目前可能从音乐标杆上还是有一点太紧张，你是流行，我是摇滚，他是嘻哈，你是民谣，然后或者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段子对吧，大家可能网上也看过那种互相糟践你糟践我的段子，但是更经典的段子是，嘻哈火了，后来嘻哈稍微有点落寞了，你发现嘻哈那帮人去听民谣了，这是我听过最扯的段子，但live house（音乐演出现场）里还真是有这样的情况，去年听得是嘻哈，第二天他安静地坐在那儿听民谣。

张亚东：人的这个音乐审美是随着年龄会转变，而且那个音符或者是这个和弦了，或者一个风格，它并不承载你的那个部分，你想要你的情绪或者什么，其实那都是你赋予它的，并不是那个东西，它本身有什么、鄙视什么、或者我比你高级，不就是一点声音的那个振动吗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没必要的。比如说你喜欢就可以听，不喜欢至少还是要尊重别人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比如说，这个就是说你们这个内行，真的是这么想吗？

比如说一个内行的画家，他心里当然也是有个高低的，某种东西太甜俗了是吧？某种东西就是艺术的高峰，但是这个东西你跟这个歌迷们怎么聊？不是说发生过那个事儿吗？周杰伦演唱会上就说让他唱什么，最后让他唱个什么雪猫叫，是不是有那么个歌，我不知道。

梁龙：一起学猫叫。

窦文涛：一起学猫叫，网络神曲，其实也是个娱乐，对吧？但是有些周杰伦的歌迷就觉得他是我们青春的回忆，这么样的奇耻大辱，就是今天的人们这个音乐审美都到了什么程度。

然后就有个小哥们儿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那个就是说看这个网易云上面七大音乐榜，他说你就看那个抖音神曲的那个榜，点击量，我不知道他是哪年做的统计，点击量 2.6个亿，他说这个量是其他七个榜还是六个榜加起来的总和都达不到。

所以他就说，那么你能说这个他们学猫叫，咱们学猫叫这东西就真的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吗？

周轶君：我觉得其实乐迷来说的话，歌迷有时候还觉得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这一边为荣吧，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说，那时候喜欢听摇滚的时候，比如说听唐朝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比如说我们班级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男生会听唐朝，我们就会觉得就是好像你听摇滚，你就是有脑子的、你就是有想法的，你肯定会有这种标签在那儿。

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，我特别赞同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误读，我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，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听张楚，前几年在上海他办过一场，我特别激动我就去了，就跟我朋友去了，然后我就是听了，然后听完以后，我还特别激动的写了一篇文章，发在那个腾讯大家《二十年，归来者是谁》，我自己写的特别澎湃、特别激动，我朋友拿给张楚看了，他给了三个字，没看懂。

窦文涛：也挺有意思。

周轶君：完全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就是那种误读，你作为一个乐迷，你向那个人投射了很多你的情感、你的想法，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没那回事。

张亚东：是，而且听歌的时候，好多时候也是它是个自然反应，就有的人就是会排斥一些东西，就是我不喜欢，没有理由的。

窦文涛：那比如说古典音乐不代表更高级的吗。

张亚东：当然是高级了。

梁龙：从学术地位吧，应该是高级的。

周轶君：我觉得学术地位而已吧。

张亚东：不是不是。

周轶君：古典音乐在那个年代也是流行音乐吧。

张亚东：我理解当然，你可以说他们也有摇滚，他们也有像贝多芬就特别猛，特别表达欲，他的方式其实就是摇滚乐；但是我是说但是还是不同的，他们的创作方式和现在基本上还是不同的，我个人因为太喜欢古典音乐，就是觉得那个音乐它不仅仅是情绪上的，至少它有智慧。

我觉得这个是，比如说它一个古典音乐通常是有一句，一个小的一个短句，完了变奏、发展，完了以后逐渐地呈现它的那个样貌的那种能力，现在基本上也还是重复这个，但是说实话现在东西要略简单了。一个流行歌三分钟，其中一半是重复的，我们一首流行歌几乎都是那几句。

梁龙：得让人记住。

张亚东：对，来回唱。

梁龙：马上转副歌两段。

张亚东：竟然写这么短一个东西都要死，这太可怕了，那过去那个长度的作品。

窦文涛：对，一部交响乐。

张亚东：对，那就不要活了，不过是我觉得时代不同吧，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好吧，刚好有合成器，改革开放，你可以弹到这些东西，我就自然就成为那个想要变革的人，就是时代给你这个，而且没有竞争，那个时候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点才华，都是被放大的，觉得太厉害了，想起来都觉得怎么厉害了。

那现在的人就比较难，现在的年轻人就，他们也比我们更有钱，可以听更多好的东西，完了以后就是和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这个是仅有的，你能享受的东西，现在就都已经不那样了，学习的方式也改变了，所以就是它确实不太好沟通，比如电子现在就比较火，那就什么古典你跟他提，因为一个古典或者是一个传统的乐器，你要想练出一点东西来，没有十几年时间你想都不用想。

窦文涛：对，像郎朗练成什么样了。我从网上拿一个别人的东西来。

张亚东：还有一些是如果你不是从小练都可能没用了，它是需要你必须得从小，现在的人的方式是，那个我从网上拿一个别人的东西来，但是这个就是潮流，其实和我们学习是一样的，比如说我喜欢肖邦，我学习他用了十年，终于学到他一个东西移植到我的音乐里来，现在的人是一秒就拿过来，其实是一样的，我觉得是一样，当然我说的不是完全拿过来，他还是要变奏或者去改一些东西，用你的方式理解，但是它就是这个方式，你不开心也没用，大家愿意更快的。

梁龙：就接上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就是不同门类的音乐互相那种冲撞，我是首先就是不懂，就是大家对音乐本身不太懂，这个是导致一个核心问题，就是我不懂什么叫嘻哈、我不懂什么叫古典、我不懂什么叫摇滚乐，这个是误会的基础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要说不懂呢，我给你看一段小视频，也表现出我们这样的也有一种懂，可以放一下。

梁龙：就是这个。

张亚东：好像是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呢，比如说那像我们不懂的看，为什么摇滚要摇头呢？

梁龙：最早它就是那种反抗性在里边，比如说黑人发明这种音乐，他把重音从前面变成后面，比如说以前是弱强还是强弱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是理论派，他会把重心调整到跟你反方向玩，它从音乐根上来讲，它是一个反节奏的一个玩法，那慢慢慢慢它可能更具备的气质是背叛和批判。

首先它的这种批判性特别强，它一定要有它的一个批判精神，我在这个社会里边，我作为一个音乐从业者，还是一个艺术工作者，我要对社会有洞察，有拿出自己的态度，这是最早的一种摇滚乐的一个现状，那么时间推移了嘛，再到中国。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梁龙：第一是大家对本身这种音乐文化的认知程度不够；第二就是我觉得时代在改变，中国是一个不能按传统去理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，在很多层面上，因为这个信息量的改变，比如说我们当年等待版权何时回归，我们何时能拿到版权，就是突然MP3、伟大的MP3出现了，全世界都崩溃了，那不是我们崩溃，滚石乐队都不知道怎么赚钱了，他们还在研究新产品，U2乐队跟那个什么这个各种东西合作，找新的一个音乐的一个途径，就是当我们等待传统的回归，等待这种文化的集结的时候，时代变了，这种冲击让这一群人，牺牲者非常多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就是其实说到根本上，因为我暴露我在这方面的无知，我真是外行，我觉得说到底还是个音乐人口的问题，你比如说我没看啊，上次他们有人讲说，亚东有一次他们觉得也挺可乐的。就是说亚东想教大家一个，就是你说这个反节奏，就我们该怎么给摇滚乐队这个叫好吧或者是。

梁龙：那期我看了。

窦文涛：是吧，说好像怎么教这个也教不会，你知道吗，就是甚至于我记得早期有人有一种看法，不一定正确了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汉族人是不是天生。

周轶君：高晓松说的，节拍不对。

窦文涛：是不是节奏感不行，还是说音乐细胞上有点问题，就是他不能跟着那个正确的节奏摇摆，他找不准这个点，甚至有人说这是个旋律性的民族，我就不知道，比如说你在音乐节上演出的时候，你认为台下的反应表现出他们是懂你的音乐的吗？

梁龙：这话反正得得罪人要说实话。

窦文涛：那就说说别人。

周轶君：你想要别人懂吗？你不需要人跟着你一块唱吧，他们应该很烦这个吧。

梁龙：这些特别你们看着很酷的，这帮搞摇滚的，天天就是那种重金属，不能说风格了，得罪人了，就是特别摇滚的人去卡拉ok ，流行歌一个会的比一个多，因为他也得要舒服，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，它就是舒展。

窦文涛：他也知道卡拉ok舒服，是吗？

梁龙：对啊，唱一首刘德华的《来生缘》也陶冶情操，也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，那不是说在台上总是那样，但是台上那个他认为他要传达的信号，他认为那是我要传达给别人的，台下有些东西是自己要享受的，对，但这是台上的人，你说。

周轶君：没有，我就我忍不住说，就是我老觉得像那个摇滚音乐会，我就特烦变成卡拉ok 大会，就是唱什么呀，你让人唱好不好？然后我记得我去过几次那个崔健嘛，然后我觉得他很烦大家在底下喊，叫他唱。

梁龙：《一无所有》啥的。

周轶君：那个《花房姑娘》，他特别烦，他就觉得我又新歌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唱，就是。

梁龙：大家不愿意听。

周轶君：因为大家想卡拉OK，就你刚刚说什么是摇滚，其实我记得是谁，不知道是崔健还是谁说过一句嘛，就是说愤怒出摇滚，就是你得老觉得哪儿不对劲。

张亚东：其实真不是，你想rock and roll（摇滚乐）最早开始的时候，布鲁斯就美国二人转，很简单。

梁龙：对，这个解释特别好。

张亚东：对，它没有那么多，音乐不需要承载那么沉重的东西，它就是节奏就是爽开心，完了。你认为他是不加思考说出来的话，其实是有他自己的那个味道在，所以黑人的那个像，那个谁，像check barry，那个鸭步弹着吉他，那个做的那个动作，是他整体的那个东西会感染你。

后来就是我们会总是想要让音乐承载一些东西，它其实音乐本来就很美，比如节奏是美的，你听了一个节奏你就想动，这就是音乐的美，可是我们后来就变成说，好吧，仅有这个是不够的，因为这个是怎么说，感官享受嘛，就跟你看一个颜色好看，你喜欢，你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感动。

但是像您刚才放的那些，比如说民谣的就会苦苦的，就感觉特别穷，特别落魄；嘻哈就是大金链子，就是。

窦文涛：墨镜。

张亚东：对。

梁龙：像东北人。

张亚东：对，这个其实特别特别表面，这个都是。

周轶君：符号。

张亚东：对，就是符号，其实还挺无聊的，还是要说其实，就是我其实是特别害怕那个歌是套路的，愿意，比如他们乐队，你光是名字对我来说我已经特别喜欢，我看过他们演出，因为二手玫瑰这个名字，为什么叫二手玫瑰？

梁龙：这其实特别容易，最早就是来北京看到过很多当时的音乐人，包括主流和非主流的，我觉得就是都在copy那个年代，但是那个过程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流行音乐的基础，这本来就是听国外来的，我们当然会有一个学习和吸收的过程。

但是过了2000年之后，我认为这个桥段大家应该发生变化了，如果再是那样的话，可能就有点无趣了，当然二手与其说是一个反讽，也有一个警醒的意思，或者说现在的再解读的话，二手的东西可能才是最好的。

张亚东：没错。

梁龙：每个时代解读不同。

周轶君：那玫瑰呢？

梁龙：玫瑰那对于那个年代的我，那就是个梦。

窦文涛：对于一个从东北乡村里出来的人来说。

张亚东：其实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好，就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想，其实现在大多数歌还是东拼西凑，都是二手货，都是大家拼来拼去，那其实这个时代大家不要提什么原创，你能够做最好的拼贴，或者说把不同的元素能够重新混合。

窦文涛：那跟DJ有什么不同呢？

张亚东：其实就是这是他们的时代，你可以不高兴，但是对不起你逆转不了这个事实。

窦文涛：这就是像你看当代艺术里现在也有一种现成品，原样拿来，但是我赋予它重新的关系和这个意义，但是这个里面你仍然能看出小众与大众。

你知道我有一哥们儿，就是喜欢电音，那喜欢电音就是蹦迪，全世界音乐节他都去，一直到现在跟小孩儿们玩，他就发现，他说你知道这个就是因为他玩了几十年了，他说我们那一辈儿的全世界的十大DJ和和今天的排行榜上这个DJ，他说我观察不一样，我说有什么不一样，他说的挺有意思。

他说一九九几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DJ，你看着他像个工程师，就穿这个t shirt，他也不跟你什么交流，也就是最多弄两下，他就是在那忙着一堆机器，然后底下的这个观众这个跳舞的就如痴如醉。

他说我现在发现现在的排名的DJ表演性强了，他们甚至有的就是小靓仔，甚至这打着打着碟，就跳到台上，（挥手）呼应，然后他说我去参加这个世界青年音乐节，他说我就发现，我以为就是说玩电音这些是小众，怎么会有全世界十几万的青年都去，后来他说里边分成好多会场，其中就是最大的会场十几万人的主会场，他明白了，这个里面也有主流。

后来当然我不知道，你们是内行，他的分析对不对？他说我后来明白了，这还是流行歌曲，就是最大多数的那十几万人的场子，他们最欢迎的那个DJ，他还是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的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偶雷欧雷，那大家最happy，他说但是其实我们原来听的那叫一个什么叫trance还是叫什么？他说我有时候我跑到一个小的场子才会发现那个是我们喜欢的，就是感觉简直都没旋律了，真的就是纯的节奏，哒哒哒哒哒，觉得特别有力道什么的，你看连这个电音里边，就是。

梁龙：都一样的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旋律是不是个特别大众化的东西？

梁龙：一定是的，因为旋律的跟随感特别强，但是节奏其实也一样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我就想起你刚才讲的这个得罪人的话，你还没说呢？不是，就是你观察你去很多音乐节，因为我想了解中国人现在的音乐生活。

梁龙：我觉得就是拿这个现场例子举例子来讲，我们一开始今年巡演的就是15站，然后有好多站，就是大概开票几天就售罄了，当时自己还挺沾沾自喜，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，然后到现场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一盆凉水给我泼下来，他说梁龙你知道为什么你票一旦卖的好就接着继续卖的好吗？我说为什么？因为这帮歌迷会分析哪个现场来人能跳水。

窦文涛：跳水？

梁龙：跳水就是从舞台边上站起来往下跳，歌迷接着就传他，这叫跳水，说那个票卖得少的，他跳不了。

窦文涛：还有这个。

梁龙：就是梁龙你太客气。

窦文涛：摔底下了就。

梁龙：就是这里面有一部分人，是一看二手卖太快了，好像要售罄了，赶快卖，他这一场一定能跳水，就是我能玩得特别开心，我能嗨得特别高兴。

窦文涛：你跳过吗？

梁龙：跳过一次。

窦文涛：结果呢？

梁龙：就还行，那天挺文明的。

窦文涛：接住了。

梁龙：又给我送回来了，对，但是建议女主唱尽量别跳水，因为就发生各种奇怪的行为，有的能接住，有的接不住。对，但是你看这个就让我特别反思，其实现在起码现在90后或者00后，他这个放松心更多了。

像最早我刚去演出，70后，他不会干别的，他只会眼睛看着你，他觉得你在唱他心里的一句话。

周轶君：完了，像我那个年代的人。

梁龙：都是这样的，对，现在有没有这样的，有，我见过90后写二手的文章，吓了我一跳，就跟个哲学家似的写的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你误读了，我没那么好，对，但是有这种纯玩心态的，那你说他们是喜欢音乐吗，应该也是喜欢，但他们要他们一个过瘾的现场。

窦文涛：他认为是个派对。

梁龙：是个派对。

窦文涛：他要他自己的欢乐。

梁龙：对。

窦文涛：是吧。

梁龙：对，其实任何音乐都有形而上学，都有深刻的一面，像那个亚东老师说的，这个我完全承认，还有好多年前，2003年还是2002年，那会儿迷笛（音乐节）在学校举办，不是现在的大音乐节，去之后前面站了一排头发长过膝的感觉那帮人，他也不管谁演，他都只有一个姿势，那你说这深刻吗？这跟深刻有什么关系，我不觉得那有什么深刻，他们就是甩去了，但是确实显得比普通的路边野迪高档点儿，这咱们确实得承认，对，从气质上也不太一样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你说我是不懂，我专门还问了好几个身边年轻人，你看有个年轻人他就说，就是说好听不好听吧你说摇滚，许巍的好听，他比如说平克弗洛伊德对吧，好听啊，他说确实就是很震撼我，这个是没问题。

他说但是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比如说有一个乐队叫涅槃，nirvana，他给我放，他说你说我没法儿觉得，那个一听就是这种重金属的这种，他说我是不懂吧，我怎么也不能认为这为什么是好听，我自己瞎猜，亚东你帮我指教指教，就是说是不是像有些摇滚，它跟状态和环境有关，会不会是有些所谓太闹的太硬的，比方说它不是你小酌怡情的时候听的。

张亚东：没错，当然。

窦文涛：是不是非得在现场演唱的。

张亚东：您刚才说那个像平克，就平克弗洛伊德，像这种队，就是他们的来源，就是他们灵感来源那个面向特别宽，他们喜欢艺术、喜欢文学，那在他们作品，其实他们是一个开创了概念专辑的这样一个对，就是做一张专辑十首歌是有关联的，它是一个大的故事。

窦文涛：我就觉得它那跟交响乐一样。

张亚东：就其实是它的。

梁龙：艺术品，那是。

张亚东：对，艺术品，你想他在他的时代，他的专辑封面都是不露脸的，都是有画像月之暗面那个。

梁龙：月之暗面。

张亚东：月之暗面到现在还在卖他的那个，他们是就非常艺术感非常强，而且团里的那几个人，个个都是好手，就每一个人都是，单独都是大师，所以他结合在一起，他是会做出特别多开创一个时代的事情。比如像后面的radiohead ，做像《ok computer》，其实都是从那个里面来的。

他们是那种从各个地方能吸收来灵感的，像柯本那种就是属于他在燃烧他自己而已，他可能没有什么办法，你不能说他是，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通透，他就是那样，那也是他的局限。

梁龙：像《灿烂涅槃》那句话一样，他可能就是。

张亚东：对，它就是，那个火冒完就完蛋，就给自己烧死，非常非常强，像你比如说我是那么喜欢音乐性的人，就我有一次就是我胃不好，生病住院的那一个月，我天天都在听他们歌，按说你的心情都那么灰暗，可是只用那个歌是对的，我听了整整一个月，伤口复合地快。

周轶君：然后病好了吗？

张亚东：好了，完全好了。

窦文涛：能治胃病。

张亚东：他给你的是那个怎么说，是一个就很难说清楚的一个力量。

梁龙：这真是，心情的好坏和伤口愈合是绝对有关系的。

张亚东：有，有。

梁龙：还有刚好我接那个亚东老师说，其实还有一种是，就是我们这一代人，其实70后吧，我们是通过什么都不懂，然后东一下西一下，最后可能还得误打误撞接触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你去选择哪个你喜欢，哪个你不喜欢，这个过程是挺尴尬的，其实可能一生都没找到你真正喜欢的东西。

周轶君：对，你没碰到过正确的朋友给你推荐。

梁龙：国外的孩子，父母就是很放松，今天跟你聊了布鲁斯，明天给你听一这NIRVANA，回弹就是古典乐，这孩子也是稀里糊涂，你像那么小的孩子他根本不知道，但是他有选择权，这个很重要，他可能他大小就说，这闹的我可能偏喜欢点，那个我觉得有点静，我们小时候听不见，我们小时候那个选择东西太局限了，选择好像东西多了，可是父母还没有到那个历练的过程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这个闹得怎么欣赏，你比如说好比说你说coldplay ，喜欢很容易，那听就是好听，但是你讲这个radiohead，可能好像就觉得不是那种通常的美的，你比如说你二手玫瑰也是，很多时候比如说是怪腔怪调。

梁龙：对对对，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画面来想，就是早上有好几种画面，一种是放的非常优雅的音乐，然后他也到窗边就拿着牙刷，他的一天是从这种特别平和的生活开始的。还有一种就是重金属，铛铛铛，他也去那个窗口拿着牙刷，他的一天是从激情开始的。

但是我无法理解二种玫瑰，看到那个牙刷在窗口阴阳怪气的听首歌，他的一天是从哪儿开始。其实我对自己是有宿命论的，二手玫瑰不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巨星，它不具备那种就是传唱性。

但是我们比如说对我的要求是，它应该是个艺术品，它将来是中国的平克弗洛伊德，它是就是我会往艺术品的方向去推介自己，或者说在所谓的黄燎原说过一句话嘛，就是我前经纪人说，进入中国摇滚史很容易，进入中国文化史很难。

对，我希望就是中国应该有它自己专属的当代音乐文化史，不光是摇滚乐，就是我们要对音乐的一个普世价值的一个东西，能推介给这个市场，这个是解决，不能是解决，这让根产生更好的基因的可能性。

窦文涛：那他这个志向存高远。

梁龙：所以说就火不了了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梁龙：越高远就完蛋。

周轶君；我就理解就有点像什么呢，就是那个状态就有点像，你像那个《项脊轩志》里面讲，那个人的状态他说，这个冥然兀坐，偃仰啸歌，就讲一个人你安安静静坐在那里，然后你自己忽然想抬头就吼两声，就是那个状态，就是那种特别原初的那种东西。

窦文涛：有的时候你得跟他同频，或者你跟他有同样的状态，比方说他有些时候这个嚎叫，他嚎叫实际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发泄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解放，那么对于不习惯解放的人来说，他就觉得这是你反叛，但是如果你心中也堵的慌，你跟他同样一个状态，你觉得他吼出了你想吼的，是不是他这样就实现了一种同频。但是亚东你比如说你这么安静的人，你能说说音乐对于你的生命的作用是什么？

张亚东：我觉得生活无聊，或者说有时候觉得活得特别累，没完没了的麻烦，其实在音乐也一样，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听一个音乐会感动特别感动，可是过后呢我又会觉得好做作，这个东西让我又不喜欢。

窦文涛：有点俗。

张亚东：对，就我其实不太喜欢联盟这种，就结成某一个帮派什么，就也不混圈子，就是你滚圈也认识，流行圈，就不爱，就是如果我觉得对一个东西熟悉的时候，我就想转到别的地方去，我想听不一样的东西，大概是找一个乐趣，并没有说就是听这个音乐，这此刻能带给你很好的感受，让你觉得活的有意义，突然比那个世俗生活好像变得高雅了许多，我也喜欢，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好无聊，我我就想追求你说的那个东西，是什么让我特别本能的那个东西，但是那个是确实是被压制的，我们这一代，因为我比他大嘛，所以就是压制自己已经成为习惯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张亚东：你不打能放开，你特别想，所以有的时候是就是纠结、纠结、纠结，我要不要放开，就我看他们演出，就是我看过一次他们演出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吗。

周轶君：我就经常这样。

窦文涛：你呀这样啊。

张亚东：对，我就说，我是要去跳起来吗？还是。

窦文涛：满地打滚。

张亚东：对，就是就解放那个东西是挺难的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摇滚乐的受众，是不是需要有这种解放自己的欲望。

梁龙：肯定是这样的，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羞涩的东西，他们一来就是我就来玩的了，而且甚至于有的女孩自己放在喇叭里，放在循环播放说，找男朋友，专门找男朋友，就她已经超越了看，我觉得已经超越了我演出的层面了，就是但是他们就因为这个东西，就是我来现场，我就是好玩，还是说的那个好玩。

周轶君：就是派对嘛。

梁龙：对，就是派对，就是摇滚派对。

周轶君：我有一个就是不是很成熟的想法，就是老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很讨厌这个词虽然，就是一个没有殿堂的这个时代，就是什么都是个派对，我有时候经常看我书架上的书，我觉得那些作家活在这个年代肯定成为不了这个网红，就肯定没有人，不会那么去流传，就是你会觉得现在什么东西都是以它的流传性、流通性，就是或者说我能在这个里头的参与感，我能来听演唱会，我是个派对，我不管你唱什么，我在底下有能有我的参与、我的欢乐。

张亚东：是，他们乐队像这种歌迷，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懂那个点，就有的时候越是这种，而且他并不回避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性里的那些，大家都不用，就是谁也不用装。

梁龙：对对对对。

张亚东：每个人的目的可能都很清楚。

梁龙：其实挺好的。

张亚东：对，也不用说我。

窦文涛：来玩的。

张亚东：可是有的人就，他用这种看起来比较，怎么说呢？你甚至可以说有点低俗的行为，但是并不能掩盖他其实是很牛的那个点、很严肃的，甚至可以这么说。可是就是有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害怕自己变成那种就是其实很蠢，但是非要装，就是不能活到特别自在。

但是这个确实因为我是做音乐，可能跟大家对音乐的感受是不太一样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欣赏音乐，简单地说就是我是职业性的，会发现那个不好的东西，这个我简直忍不了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就正如说可能郭德纲也早已经失去了听相声的乐趣。

张亚东：对，他总觉得哪儿是不是还火候不到或者什么，这个判断会让你就比较难过，那创作其实也是一样，就是比如我写歌，如果是一直用这个方式写的话，你是熟悉的，你每天这一套，那你写的东西就是这一套东西。

梁龙：是。

张亚东：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，就是有时候像是你置身在一个你完全陌生的地方，那有可能你是完成不了那个的，你会走到死胡同里或者怎么样，可是这个是我会觉得着迷的那个东西。

但是歌迷其实是很害怕、听歌人很害怕这个，就是他其实是愿意你给我一个抓得住的东西，旋律也好、歌词也好、风格也好。

周轶君：就是我能得到什么。

张亚东：我始终能在这个里面，获得我想要的东西熟悉感，但是这个对创作来说，或者像他们乐队这种其实特别困难，而且比如他就说他的歌迷就会变少，就是很简单。因为当你赋予这个东西一个很多就是有门槛，这个门槛高了以后，可能就会别人觉得，你就会损失掉那个年轻的或者说摇滚的那个精神，就是他们其实是简单的来说就是看谁都不顺眼。

窦文涛：对了，你讲这个，其实我觉得互联网的环境下，一方面真的是特别好，我想听的什么音乐都找得到，对吧？但是从另一方面呢，我不是要说到，就看很多乐队生存非常艰难，我就意识到最近我还跟他们学了个词叫宝藏一族，你知道有这么一种人吗？就是说我是你的歌迷，我就希望你保持小众，你要是商业化了，你要是上了综艺了，甚至你要是出了名了，我就觉得被玷污了一样难受。

梁龙：列侬不就那么死的吗。

窦文涛：也可以这么说。

梁龙：对啊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大众的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你，他那个感觉就好像就是说，我喜欢的一种音乐，如果被那些我瞧不上的，他们现在叫出圈嘛，他要一出圈就脏了，从此我不粉你了。

张亚东：明白。

窦文涛：但是呢，我就看一个小哥们儿写一个网文，他讲的这个道理也挺极端，你们也可以评评这个理儿，他就说他说要照我说有些宝藏一族，你还不如那个追小鲜肉的那些妹妹们，他说为什么，你在这个网易云音乐上咔咔的这么免费地听，就怎么说呢？说白了就是说你的付费能力不够支持你的这个喜爱。

如果你真喜爱这个小众乐队的话，是吧？你也不给他钱，那么你也不希望他出名，你也不希望他这个商业化，他说相比之下，那些那个小粉丝们，他们倒认清楚了一个真理，他（偶像）换了广告主，啪，大家就去认这个广告，那那个资本，你甭管你对他的音乐看法是另一回事，资本看到那当然我要给他最好的配置和投入，我把他打造的这个光茫四射，所以他就是说那相比之下，有些的这个宝藏一族，就是说你要真是喜欢，你能不能这么支持他们呢？你又不能。

梁龙：他们用精神支持你，你要求太高了。

周轶君：所以梁龙开始做周边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梁龙这个可以聊聊体会。

梁龙：没有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在巡演最后一站，因为这一路正好《乐队的夏天》爆款嘛，爆火的时候，所以到每站的中间有一个脱口秀环节，就是瞎聊天，然后我先问一句，我说大家觉得我应该去《乐队的夏天》吗？华百分之七八十去，我当时有点懵圈，我说原来乐迷对这个其实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复杂，大家觉得就很好的一件事情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梁龙：然后我说的第二句话，我说我一个当导师的，我为什么去当学员呢？其实我完全是一个玩笑，我第一句话说我该不该去呢？百分之七八十去，第二个我说我是当导师的，我为什么到学员呢，对，就是你知道他瞬间会秒变他的价值观，当然这一看就是娱乐这是一个，所以我们不能看得太严肃了。

从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歌迷的转化，其实所谓宝藏一族也好，还是说这个去买断那矿泉水也好，我认为它层面是两种方式方法，就是说咱们不能把一个精神贵族变成一个粉丝集群的这种对接方式，这也是没有办法在一块儿聊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那亚东可以说说，就是说这种乐队理想的人，那他没钱怎么办呢？

张亚东：没钱都不行。

窦文涛：没钱都不行。

张亚东：都不用想，因为这个时代怎么可能，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类的东西，都不用回避商业性，这个我们做了歌，你生产那么辛苦、录下来做成东西要听，不就是要卖吗？

梁龙：对。

张亚东：如果你压根就没想要卖，你录它干吗呢？就是它没什么意义。

窦文涛：小众喜欢的，艺术的理想，有我们的价值，我们希望你永远这么纯洁，可是你活不下去。

张亚东：那活不下去，其实国外很多乐队，咱们俩刚才也聊，他们是选择性贫穷，他们有钱，只是他们愿意自己看起来是没钱的样子，或者说他更喜欢那个方式，确实也有很多艺术家或者人，他们赚到钱自己并不享受，他给别人捐钱什么，他做很多别的，他生活里并不会由此改变他的生活方式，而且特别多，像有名的艺人，他们都是成名赚很多钱，都不离开他那个破屋，就是说你都那么有钱，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？他说我离开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了，我写不出歌了。

窦文涛：比如说我是个摇滚乐队，我想更有市场，让更多人知道我，那么假如说我就得去唱一唱《小苹果》或者网络神曲，就能获得这个市场，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呢？就改变了我的路子。

张亚东：那就看你是要那个结果，还是享受你做这件事情的过程，就有的人是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，很多人就是我上来就是我要写出一首大红大紫的歌，这是他的目的。

梁龙：对。

张亚东：有的人说，我一定要变成有名的大明星，那你就得去，你知道什么卖钱，你就得去那么做；有的人是说我只是想创作，我喜欢音乐，那个过程我并不知道最后会获得认可或者怎么样。

所以有的人就是你看我身边的特别多人，就是比如，不提人，就是比如我。

窦文涛：说人不说名。

张亚东：对，就是说特别多人喜欢我，但是这是个负担，因为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愿意让别人讨厌的，就他心里总会是说我，那这么多人喜欢，我要不要继续让他们喜欢，我写他们继续会觉得好的东西，那到这个时候我觉得，有很多我知道的朋友，或者甚至有一些过去的作家什么，都是他所有的创作激情都是来自于对抗这些东西的，结果突然有一天他的作品竟然大卖了，他就崩溃了，他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承认我呢？就我莫非已经俗气到可以让这么多人喜欢了吗？

梁龙：敌人消失了。

张亚东：敌人消失的那种，就是很奇怪，他说的那个太有意思了，像你们演出什么，像他还挺享受这个，他在做实验一样跟大家玩，挺有意思。不然的话你要是仅仅是为了讨得别人欢心，这个太心酸了，我觉得这个也太苦，没意义。

窦文涛：这个就像你看他们电影界，不是也有人放话就是竟然敢骂观众，对吧？

周轶君：那我就回答你一个字，怎么会流行。

窦文涛：估计好多音乐人，他憋在心里想说不敢说的是吧？那没有好音乐是因为就是这个音乐接受的现状，消费的现状。

张亚东：我忘记是谁说过，他说以前对牛弹琴，现在牛也弹琴，就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下，就是你发现因为门槛太低，人人都是艺术家，人人都是艺术家，那当然像，虽然我不看抖音什么的，但是我知道里面有特别好的内容，我确实看到觉得这些人怎么能有，这些孩子都是小孩，拍东西好到真的就是特别让我这种觉得他们敢这样做，就真的是有好的东西的。

我并不认为这个有什么，而且就是如果这是个，就是如果人多，那个像金字塔一样，我觉得基数多一定会最后促进到整体的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你最后就是你坚信，中国人民的音乐欣赏水准一定会提高的。

张亚东：以及创作能力，对，我觉得量变到质变。

窦文涛：这是个暂时的阶段目前。

梁龙：这个我同意亚东老师，因为当年这个超女吧叫还是什么，刚火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一帮玩音乐的人觉得这东西太怎么怎么地，也是那种观点，后来当时我聊天，我跟他们说的就是你没有选择的时候，你就没有结果，你一定先让大家他有个选择，对吧。

以前就一个李谷一，然后天天打开电视就是她，然后你认为你懂审美了或者不懂审美吗？这怎么能当为一个结果性去判断呢，对吧？只有各种门类的风格都出现了，甚至于各种形式，学猫叫也好，然后民间的那种抖音玩法，对吧？

当大家阅读量和丰富度足够的时候，慢慢下一步什么呢？开始选择了。对不起了，亚东您说那个我可能不太喜欢，或者你说那个我能接受，只有这时候才能选择，那这个过程咱们只是作为我们从业者来讲，希望它尽量别拉的太长，让我好好能等到那天看一眼。

窦文涛：你们这么聊我就有点聊明白了，就是说啊其实早晚有一天这个浑水会逐渐澄清的，那个时候这个沙子里面的金子它自然会显示出来。

张亚东：好作品永远不会，是要时间考验的，就是你就现在所有这些东西，如果是他果真不够好，一定是无效的，你可以短暂有流量，有赚钱什么，但是它肯定是没用的。

梁龙：这就是我们聊到，亚东一定收藏过很多发行了几十年的专辑。

窦文涛：那是。

梁龙：收藏的是什么，收藏的都是价值性音乐。

张亚东：那是。

梁龙：就是我们这个圈其实分析过，为什么一些经典摇滚的，或者是经典的专辑，你隔了20年30年，你会重复去购买，它们一直在平稳销售，当年可能一年销售了100万，20年之后你发现它每年销售3万5万，它始终在一定量去销售，这就是价值音乐。

张亚东：是，而且有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古典音乐有时候会问说，问一个人说你听古典吗？他说我从来不听，但是你给他唱一个古典音乐的某一个句子，他马上接出来下一句。

梁龙：是的。

张亚东：是那个东西在心里的，很微妙的，就是很多人不觉得我会欣赏古典音乐，我都没听过，不对，那个东西你有。

窦文涛：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太熟了。

张亚东：是。

窦文涛：《天鹅湖》对吧。

张亚东：你哼一句，他就给你接下来。

窦文涛：那就成了这个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了。

张亚东：没错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现在的这些就是怎么说，信息特别多，你脑子就是很乱很乱，很碎片，现在感觉睡一觉都已经整理不了，以前是好吧，我睡醒一觉，又恢复那个碎片整理了，我觉得自己今天比较清醒，现在睡一觉都没用，起来还是碎片，就觉得多到要爆炸的感觉。

窦文涛：量太大。

张亚东：信息太多，量太大，但是那些东西最后能真的过滤掉留下来，我觉得可能真的未必，它就是扰乱你，但是你肯定不会记住。但是有一些东西你是你没觉得要记住它，但是你会记住那个东西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里边有一个，就是说这个迷，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喜欢某一种音乐，或者说你喜欢的跟我喜欢的为什么不一样？这个2014年，2014年4月号的这个《科学》杂志上，发表了一个加拿大一个大学神经生物研究所的一个论文，或者可以解释，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做一个实验，九男十女，然后每段听六十段音乐，每段音乐30秒，都是他们没听过的音乐。

然后让他们听，就跟特别像在唱片店买唱片，就是真金白银你买不买这30秒，就然后再同时呢，对他们这个大脑扫描这个核磁共振成像的那个扫描，最后就发现挺有意思，说这个只有一个地方兴奋，就是他掏钱买的时候叫伏隔核，就是枣核的那个核。

就是说我们大脑里有个核，这个核是咱们的奖赏回路的核心，所以音乐了不起，听觉了不起，就是说只在人的最基本的生理反应，比如说你吃美食，或者你亲吻你爱的人，这个跟你最本能相关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兴奋，就是它奖赏你，它奖赏，然后还有声音，这个音乐，按说单音毫无意义，把单音按照一定的模式排列起来，你听到某个30秒，你这个地方就兴奋，就让你买。

那么为什么他喜欢这个，你喜欢那个呢？还有一个地方叫听觉皮层，这个听觉皮层储存着你听过的所有声音，你这辈子听过的所有声音，你以前产生过愉悦感的那个音乐，如果你一听到这个声音，你这个记忆皮层就向这个核发信号，你就高兴就买。

那么他这个实验的结论就是是什么呢？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爱听老歌，就是说你啊，就是说这些音乐虽然是你没听过，但是有些熟悉的痕迹，比如说特殊的一种唱法，特别的一种节拍，或者听的人呢他预期下一个音符，就是他预期的那个音符的时候，他就愉悦，他就买。

所以他就是说用这个实验，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的音乐，实际上就是你觉得你记忆中枢的那个舒服的声音，似曾相识，啪一下就打中了你的奖赏回路。

周轶君：那这个其实这个挺准的，就是这个原则，因为就是你看照片，摄影家也有这个原则，你看到一幅画，让你回忆起一个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一个场景的时候，你就特别喜欢那个东西，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人可能喜欢一个东西，就重复喜欢一个东西做。

张亚东：没错，但现在的所有风格其实没有发展的，比如说除了像摇滚乐，现在确实是少了一点点，它有风格，你比如说像乡村音乐了、布鲁斯了、还有像古典音乐，我们是觉得它数量少，但是它从来都活得很好，它也不介意你要不要听我，爵士乐，那有那么多年轻人，像朗朗这种，就是到古典音乐领域去继续，那个音乐就是是怎么说呢？是特别多人累计起来的一个东西，大家在共同维护那个，它的那个传承它永远断不了。

有的时候就是，我觉得甚至那个人喜欢什么音乐是因果，是之前我就对这个东西有天然好感，都是有可能。

窦文涛：三生三世。

周轶君：就为什么到了某一个年龄，你会突然喜欢某种音乐也是。

张亚东：对。

周轶君：因为你经历的积累。

张亚东：你好像觉得就是有一些音乐，就像我听某一些音乐，就是听了那个歌突然觉得这个歌我以前听过，就是像找到了一个，我找到了那个感觉一样。

窦文涛：一个家园，一个世界。

周轶君：他看到那首歌还会流泪流满面。

窦文涛：对嗄

周轶君：就是因为那一段时间回来了。

张亚东：歌是会这样的，你刚才说的它是会让那个时间，比如说我听到那个歌，并不是，跟歌没关系，而且我觉得流泪是比较低级的一种情绪。

周轶君：不要太克制。

张亚东：至少不高级，对，就情绪化嘛。

梁龙：明白。

张亚东：但是情绪化就是，如果你突然他因为朴树的歌词里有一句什么windows 98什么的，我突然想到我的电脑屏幕，马上想到我那个屋子，那一刹我就回到那个胡同里，就好像我没有过接下来的这几十年一样，它就是有这个能力，音乐就是，它就是怎么说，比如我们话筒一录，就把这个时间的空气、所有的东西都定格在那儿，就是会有这个能力。

但是仅有这个我觉得又不够，就比如说因为我可以沉浸在某一个，比如听乡村，或者有时候听个什么，我觉得我还是会放下自己，就是没有自己，把自己投身在那个，就是你已经不见了，你是在无我的状态，你进入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记忆里面，你活在那个记忆里面。但是很多时候是我愿意听到特别的声音，比如说像二手玫瑰，我第一次看他们演出就，就我没听过这样的东西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我头一回看到，我一看一东北大姑娘来了。

张亚东：他的旋律，歌词的想要说的那个部分以及节奏，这个是超出我想象的，或者说其实对于，如果说我现在想要做一专辑，那就选择我是要不要那个所谓创新，不是说创新一定是什么都有价值，我觉得都。

周轶君：要冒险。

张亚东：我要不要冒险，对对对，就是我要不要去做一个就是完全不在你那个舒适的那个东西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张亚东：那反而我会发现说好吧，那个东西也已经进化了，现在的比如说国际上有特别多，好到发指，匪夷所思，他们的那个对音乐表现的方式形式、节奏、旋律，你会觉得就是你没听过的，可是竟然你马上就接受，就是他不是，你原来我是可以接受这个东西的，所以这个就有时候特别矛盾，就是想获得成功的话，就得要舒舒服服的去找大家觉得舒服的那个东西。

窦文涛：惯性的神经通路。

张亚东：对，因为那个肯定会有效嘛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张亚东：如果你要是想找别扭的话，那就你可能自己会很爽，但是就有可能下面不会再有人有反应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讲的这个特别好，它捋清了好多问题，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的音乐消费者来说，它就是形成一个固定的神经通路，比如说我爱听校园民谣，一听我就想到我的初恋，对吗，后来我到老我再听都会流泪，好，我就这个就行了。

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，他要创造新的神经连接，他要创造新的就是说，其实这就像绘画一样，对吧？为什么我们说它其实不叫审丑，它不叫审丑，而是说一个东西太甜了，像刷牙一样这种舒服，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是不满足的，我们得创造一种新的，猛一听你像是不舒服，但是实际它意味着开发一个新的神经连接。

梁龙：其实他们这种人本身幸福感也挺低的，也算是为人民服务了，因为他不走寻常路嘛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梁龙：其实你看一些艺术家，包括一说什么哲学家、智者，他们的幸福指数非常低。

张亚东：没错。

梁龙：幸福感特别低。

窦文涛：你的幸福感怎么样？

梁龙：我特别幸福，所以我说我智商不太高。

周轶君：幸福感分高级低级。

窦文涛：你在现场演出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你得娱乐他们，你不会有强烈的一种这种压力吗？

梁龙：没有压力，我觉得舞就是台上，就是唯一目前对于我来讲是存在感的地方，你生活当中没什么存在感，生活当中你已经很惯性了，就很多大多时候对吧，甚至你的睡觉起居的时间，你的所有的结构都特别明确。

在舞台上相反，你看也是特别明确的，你必须得服务好那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，但是那个你有存在感，对于我个人来讲，它是我认为存在感三个字，就是你在活着，对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大家伙都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候，跟着你一起在摇摆跳舞的时候，你自己感觉是不是特别嗨。

梁龙：有时候他们也不嗨，有时候，就是你特别深情地想唱一个历史歌曲，然后他们根本不解你风情这种情况，其实我们不光是看到跟你跳，整个那个过程就是我在舞台上，我认为这个时间长了变成你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最后你发现你会有一种抽离感，就是舞台上是生活，舞台下是另一种东西。

周轶君：所以做歌手特幸福是吧？

窦文涛：你知道就是亚东。

周轶君：因为你能抽离出你自己。

窦文涛：亚东刚才讲这个勇气，我有个印象很深，就是约翰·列侬，你知道就是他呢，原来是这个披头士跟着一起，他们一开始是广受欢迎，后来是听说是找了大野杨子还是小野杨子，不是乐队后来又分开了，分开了之后呢，我就觉得这个约翰·列侬有点染上这个艺术范儿，跟着这个小野洋子最后进入到某种声音实验。

张亚东：是的。

窦文涛：声音实验，所以我后来看过一次他们的这个演出（录像），我就感觉到这个歌迷都哑然，也是万众歌迷，就他跟小野洋子这真是勇气，就是当年披头士的旋律多么朗朗上口，然后他跟小野洋子有点像狗一样还是什么着就啊啊…，就这么其实他是在进行一种声音的这种很艺术性的这种实验，但是你想底下都是披头士的歌迷，我就发现全场那种，要叫我，我觉得好尴尬，就是为什么不唱他们喜欢的，为什么两个人在这儿跟猫叫似的，就这样。

张亚东：他们太，我觉得披头士是太伟大的乐队，我觉得他们就是代表了那个年轻人该做的一切，你想他们好像不到30就散了。

梁龙：从主流到实验，到先锋。

张亚东：对，每一个人，吉他手会去印度去找东西。

窦文涛：心灵导师。

张亚东：从古典音乐里去找东西，你无法想象他们做的那种尝试，就他们的视野就简直匪夷所思。

窦文涛：你现在你像，你粉丝就得骂死你。

张亚东：对啊。

窦文涛：你怎么。

梁龙：刚才说那奇怪现象，就是总是提到一半说那美妆的事，我当时我说如果做美妆是会掉粉吗，然后这帮人开玩笑说为什么掉粉儿？后来你想我化了20年妆，是因为舞台，最后完了我的团队呢，让我非得化那么点妆去嘚瑟整个美妆，结果一天晚上涨了三万粉丝，你从哪儿说理去？

周轶君：你还不高兴了。

梁龙：我那30万粉丝，我辛辛苦苦二十年来。

窦文涛：我以为这是一个标本，说明摇滚乐队生存不下去了，不得不卖口红去了。

梁龙：那没有，那没有。

周轶君：戏路子宽。

梁龙：现在还没有色号找我呢。

窦文涛：还没带货呢，是吧？

梁龙：没有，没有。

周轶君：粉丝其实有时候，会装得努力跟上的，比如说像我以前喜欢那个窦唯，后来他出的专辑都没有歌了，都全是曲子嘛，就是他，我们就得努力装得还能听懂呗。

窦文涛：所以其实这个亚东说的，说到底它是一个问题，我觉得你们音乐人都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为自己的音乐还是为人民的音乐，你在这个矛盾当中，你们都怎么选？

张亚东：自己爽还是别人爽，对。

周轶君：你怎么选呢？

梁龙：按照官方来说，自己的音乐不就是人民的音乐吗，可能太官方了，对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刚才你说其实我的舞台的问题，你说是看别人爽吗，肯定有；然后别人看你特别，跟着你动的时候，对你那种外在的刺激，那肯定有，人对像虚荣心都有，对，但是音乐说实话越写会越矛盾，越写越矛盾，因为你一开始打江山的时候，你写的一定是你自己，最后你有一定的小江山了，有一定的小基础的时候，你这个东西越来越难以琢磨。

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比较走入个人化的，就像刚才你谈到窦唯也好，其实这个就是慢慢就修自己，他不考虑太多，但是我们就不能用市场的份额去评判他了，或者说能不能读懂，我认为往心走的我们不能读懂，也读不太懂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最后你知道我看过约翰列侬一个纪录片，我真的是觉得今天的乐迷，或者说所有的人，能不能欣赏了一种人格美？就是你知道最后我就看着纪录片最后一个镜头，就是那个尘和雾气迷茫，两个人穿着风衣互相挽着，走向迷雾深处，就是走向他们所要的精神之地。

张亚东：对，他们像他，我也看过那个，像他演出的时候，他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好，他跟那个观众说那个，那个后排的观众请你们拍手，前排的观众把你们珠宝弄得响一点。

梁龙：酷。

张亚东：就是酷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没什么废话的，他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可能都是跟他自己思考有关的，所以他觉得，现在有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特别想要，让自己就不要失去那个每天变成一个怎么说呢？有的时候我特别不愿意跟朋友聊天说一个什么事情，最后都是哈哈哈哈哈一个表情，我特别想不同，可是我特别想，有的时候想说一点什么，可是那么说出来对方会觉得你很奇怪，你怎么了今天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张亚东：就是其实我们好像已经变得不敢表露一个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就尽量让自己随和，随着大家的那个东西，所以看到他们，你刚才说那个片子，我看超级感动。

梁龙：这种的我感动，就是他能有料，就是他的一句对白证明他干的事，他是顺延的。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梁龙：最受不了的，前面他也没干啥，后面也挺膈人的。

张亚东：是。

梁龙：那种就算了，是吧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梁龙：虽然不作为批判对象，反正咱也别理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讲得特别，就是我为什么特别有感触，就是说崇拜和崇拜不太一样。你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我崇拜的一个人，当然他的最初是因为他的电影，他的文学，他的音乐吸引了我，我崇拜他。可是我崇拜他，我就愿意他做他自己的样子，后来他也许出的有些音乐不是我这个胃口。

但是我的态度不是说骂他，或者说你怎么变了，你怎么不是我们这一路了，我是会好奇，我是一个我这么喜欢的人，他的改变不可能是偶然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会追踪他，想想他为什么会改变，然后尝试跟上他的步伐，你知道吗？跟着他一起走入这个深处，对吧？那个我觉得那才叫迷一个人，反正至少我个人觉得是那样。

张亚东：对，不能盲目的。

窦文涛：不是说我们喜欢他，我们就得绑架他，你永远，他不是服务员，你知道他不是你的服务员。

周轶君：而且他必须得变，因为他的歌迷会长大的，歌迷会变，你一定自己也要变。

梁龙：一开始你聊那个张楚那事，没截胡，没问你，你那天看着他有新歌吗？还是都是老歌吗？

周轶君：基本上是老歌。

梁龙：对，所以你那篇文章他就没看懂，坦白讲他没在变化，他没有变化，但是换了一些年头，然后我们对他一样有新的解读，这个新的解读是有的，我认为了很多艺术家，他的作品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新的解读或者不一样的东西。

张亚东：没错。

梁龙：对，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带着激情、当年的激情看几年后的现场，还是那种激情的时候，那是我们自身也有问题我觉得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你看，我原来请他来之前，我还以为他是这个混不下去，开始进入市场卖化妆品，但是现在发现这个艺术家们，他们还是牢牢的守着自己，守着自己的路，祝我们都能走向深处，谢谢。

梁龙：谢谢，谢谢。

END